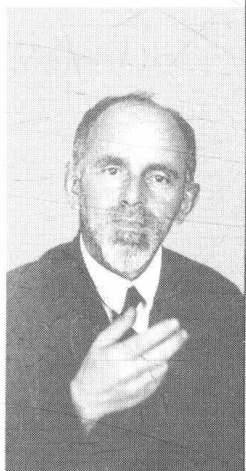


“词与文化”：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创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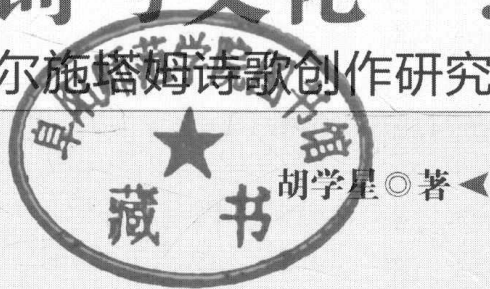
胡学星◎著

给了我躯体，我该怎么处置，
如此唯一并属于我的躯体？
享受呼吸与生活的平静乐趣，
告诉我，我该对谁表示感激？
我既是花匠，我也是花朵，
在世界的牢笼里我并不孤独。
在永恒的玻璃上早已
留下了我的体温，我的气息
在那上面留下的纹理，
刚过不久已经无从辨识。
任由瞬间的浊流淌下来吧，
但不要将这可爱的纹理抹失！



“词与文化”：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创作研究



胡学星◎著◀

词 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与文化”: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创作研究/胡学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900 - 9

I. ①词… II. ①胡… III. ①曼德尔施塔姆(1891 - 1938)—诗歌创作—诗歌研究 IV. ①I512.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728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涪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182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时间田埂上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

（自序）

胡学星

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难以读懂的诗人。之所以谓之难懂，一方面是由于他很博学，谈起古希腊以来的历史文化时经常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并且对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了如指掌；另一个方面，似乎更为重要，在于他改变了人们观察和理解各种现象时习惯采用的视角，对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坐标系作了调整，将空间摆在首要的位置。因此，不妨称之为“时间田埂上的诗人”。

曼德尔施塔姆认为，庸俗进化论并不适应于文化艺术领域，强调艺术上的创新具有偶然性。纵览人类业已走过的历史，审视不同时代留下的文化奇迹，曼德尔施塔姆反对厚此薄彼，提倡将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文化珍宝都放在一个共时的空间里加以欣赏，并希望促成彼此之间的相互借鉴。在他的散文和诗歌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他自得其乐漫步于人类文化历史之中的身影。阅读他的作品，在读者面前呈现出的是人类文化的圣殿，不同历



史时期的人类造物琳琅满目，绚丽多彩，各自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令人目不暇接，其丰富的程度甚至会让人感到眩晕。曼德尔施塔姆本人则不然，他兀自坐在时间的田埂上，从现在望向过去，从过去回望现在。

生活寂寥之时，人生未必不堪。1891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六岁时随父母举家迁移到了彼得堡。经商的父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将诗人送到彼得堡最好的商业学校读书，并让他出国游学。在国外，曼德尔施塔姆接触到柏格森等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新思潮，并与后来成为阿克梅派创始人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相识。回国后，古米廖夫与曼德尔施塔姆等一起创立阿克梅派。曼德尔施塔姆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像个孩子，没有什么心机，更不懂什么世故。在严酷的年代，由于不懂得保护自己，他常常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事。有一次，他想吃鸡蛋炒西红柿，就到街上买鸡蛋，但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一个卖巧克力的。因为钱不够，就用刚买的鸡蛋去换巧克力，被好事者发现，给他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还有，他曾经带着布尔什维克方面开具的介绍信闯到敌占区，在被白军当作间谍抓起来时，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天生不是坐牢的人。在众人噤若寒蝉的年代，他好似《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无所忌惮，曾抢走契卡人员随意填写的逮捕名单并撕掉，还曾写过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并读给别人听。屡屡闯祸的曼德尔施塔姆能够幸存下来，多亏了他的妻子，多亏了一直关心他的阿赫玛托娃、什克洛夫斯基、布哈林等人。每当曼德尔施塔姆惹出麻烦，这些友人每每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为之求情。在曼德尔施塔姆1933年写了那首讽刺斯大林的诗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曾接到斯大林亲

自打来的电话，事关曼德尔施塔姆的生死。尽管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不曾有过深交，但他还是冒着受牵连的危险，客观地承认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杰出才华，这才保住了后者的性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和1938年两次被捕，最终死于远东的劳改营。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得到彻底平反，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他，将这一年确定为曼德尔施塔姆年。

诚然，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曼德尔施塔姆蒙受了不冤屈，但这并不能用来否认他对革命的欢迎态度，否定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所持有的信心。在审视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既不能轻易地将一个人捧到神仙所处的高位，也不能贸然将一个人贬至妖魔所在的底层。曼德尔施塔姆确实写过讽刺斯大林的诗，但也写过颂扬列宁的诗，甚至后来也写过颂扬斯大林的诗。顾此失彼，必然会有失公允。何况早年，曼德尔施塔姆曾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爱尔福特纲领》，还一度曾想与自己的同学鲍里斯·西纳尼参加革命组织。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他创作了《自由的黄昏》一诗，对列宁开创的事业表示敬意：“大地在浮动。勇敢些，男子汉……”1937年，仍在流放中的曼德尔施塔姆写出了颂扬斯大林的诗篇，在诗中他称斯大林为“斗士”，呼吁人们：“艺术家，帮帮那个人，他全身心与你在一起，/他在思考、感受和建设。”如果说1933年写的那首讽刺诗指出了斯大林的缺点，那么在1937年写的诗中则肯定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开创的未来。因此，在考察曼德尔施塔姆对待革命的态度和所持的立场时，不应急于给他贴上某种意识形态的标签，以免影响到对其文学观点和诗歌

成就的客观评价。

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本人曾明确地表述过他与时代的关系。1928年，他宣称自己是“革命的债务人”，并坚信他正在做的事情会对革命的未来有好处。从他的自我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身处时代生活之中，但心思并不在此。带着特有的那股痴气，曼德尔施塔姆希望借助诗歌，揭示出俄罗斯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促成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维系传统与创新的统一。此外，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坚信自己正在做的事，必将有益于革命的未来，是因为他看到了俄罗斯文化正面临着断裂的危险，这种忧患意识可见于他1922年写成的一首诗：“我的世纪，我的猛兽，/有谁能正视你的双眼，/并用自己的一腔鲜血/把两个世纪的脊柱粘连？”（顾蕴璞译）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创作不仅成就斐然，而且独居品格，被誉为阿克梅派的“第一小提琴手”（阿赫玛托娃语）、“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语）。难能可贵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论和创作相辅相成，相互辉映，真正做到了“言与行守一，论与述不二”，对俄罗斯乃至世界诗歌影响深远。我们知道，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于1987年、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两位诗人都深受曼德尔施塔姆诗学观的影响。

从文学或文化的意义上，“把两个世纪的脊柱粘连”，这是曼德尔施塔姆自觉承担起来的神圣使命。当时，不少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譬如，未来派就公开发表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叫嚣要把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轮船上扔下去。与此同时，文化阵线上的激进分子也采取庸俗进化论和机械因果论的立场，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轻蔑的态度，认为旧文人、旧文

化已经过时，应该自觉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曼德尔施塔姆能坚守传统，根植于全人类的历史文化，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致力于促成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自然会给人留下不合时宜的印象。当时代走出那个文化建设的误区之后，迷雾散开，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曼德尔施塔姆所言非虚。

曼德尔施塔姆将文学语言比作上帝造人所用的泥土，文学是一种创造活动，语词是其“基石”。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历史，并且是通向历史之门。每一个词的意义都会随着时代更替而不断丰富，就像建筑物之中的石头一样见证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应保持语词原本具有的“物性”，这也是曼德尔施塔姆将第一本诗集冠名为《石头》的原因。由此，在语言观上他必然要反对象征派掏空语词本义的做法，更不会赞同未来派等提出的自造新词的主张。在承认象征派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其不足：“形象似标本一样被开膛掏空，并用其他内容来填充。”为了克服象征派的这一缺陷，曼德尔施塔姆像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一样，特别强调诗歌用词或形象的“物性”。在《给了我躯体，我该怎么处置》（1909）一诗中，曼德尔施塔姆力求将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形诸于直观之物，以哈气留在玻璃上的“纹理”来象征生命的意义：“给了我躯体，我该怎么处置，/如此唯一并属于我的躯体？/享受呼吸与生活的平静乐趣，/告诉我，我该对谁表示感激？/我既是花匠，我也是花朵，/在世界的牢笼里我并不孤独。/在永恒的玻璃上早已/留下了我的体温，我的气息/在那上面留下的纹理，/刚过不久已经无从辨识。/任由瞬间的浊流淌下来吧，/但不要将这可爱的纹理抹失！”应该说，



曼德尔施塔姆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给人以明晰透彻的印象，这得益于其对语词“物性”的强调。为了让所描摹对象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甚至对本非实体的存在物也会赋予固态的形状，如诗句“你的气息带有棱角”（《威尼斯生活》）、音符恍如“水晶一般”（《静默》）等。

人类的历史文化是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创作的土壤或田野。在弘扬文学和文化传统方面，他采取的立场极为开放，不仅对普希金等俄国作家和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家一视同仁，而且希冀促成人类各种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相互启发和借鉴中开创未来。为此，他仿佛站在时间的田埂上，目光穿越不同的历史时空，检视着人类不同文化留下的奇珍异宝，并试图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或思想之间建立起某种和谐的联系，进而创造出新的奇迹。1914年，曼德尔施塔姆创作了《阿赫玛托娃》一诗，第一部分似乎阿赫玛托娃就坐在作者面前，而作者在为之画像，第二部分则由眼前的阿赫玛托娃联想到了17世纪的拉辛及其名作《费德尔》、19世纪扮演费德尔的法国著名演员拉歇尔：“侧面像，一脸愁怨，/望着那些冷漠的人。/那条仿古典主义的披肩/从肩上垂下，变得呆板。//不祥的声音，如苦酒/解除内心深处的锁链/怒气冲冲的费德尔/从前由拉歇尔扮演。”诗人跨越三个世纪，将三位杰出女性的命运和故事联系到了一起，以此来描摹阿赫玛托娃的美貌、气质、才华，进而对这位女诗人的命运作出预言。

从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看，似乎他过多地专注于人类的历史文化，给人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印象。实则不然，只不过他喜欢将每件事都放在历史文化这一宏大视野中进行审视而已。他的每一首诗歌作品几乎都缘起于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读者凭

着诗人在字里行间留下的蛛丝马迹，仍可以还原出这些见闻最初的形态。

1915年，曼德尔施塔姆创作了《失眠。荷马。涨满的风帆》一诗，起因是这一年他在黑海岸边见到了一块古船残片，这让他想到了1914年7月俄国军队渡过黑海支援塞尔维亚一事，但他马上就由此联想到了古希腊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开启了他对人类史上所有战争之意义的思考：“楔形的鹤群突入异国的疆域，/国王们头顶着神圣的浪花，/你们要去哪里，阿哈伊亚勇士，/不是为了海伦，特洛亚有何意义？/大海，荷马，一切都受爱的驱使。/我该听谁的？荷马沉默不语，/黑色的海水激情澎湃，喧嚷不止，/伴着沉重的轰鸣，向着床头奔去。”又如，1922年创作的《温柔的唇边泛起疲倦的玫瑰色泡沫》一诗：“温柔的唇边泛起疲倦的玫瑰色泡沫，/公牛在狂怒地翻卷绿色的波涛，/打着响鼻，不喜欢爬犁——贪恋女性，/脊背不习惯有重负，劳作很辛苦。……”（汪剑钊译）这首诗的起因是诗人看到了当时展出的一幅名画，画作的名字是《劫掠欧罗巴》，该画由著名画家瓦连京·谢洛夫于1910年完成。显然，这幅画给诗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掀起了创作的欲望。在诗的开头，诗人描述了画面上讲的神话故事：宙斯因为爱上了腓尼基台洛斯国的公主欧罗巴，就变成了一头公牛。贪玩的美女欧罗巴骑上牛背，被驮到了克里特岛上，之后与宙斯生下三个儿子。在这首诗中，我们能感觉到，从油画到神话，从地理上的欧洲（欧罗巴）到神话中的美女欧罗巴，从当代诗人到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多种文化现象遥相呼应，相互交织。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作品中，历史人物或事件不受时间壁垒的限制，随时可以呈现在今人的生活 and 讨论之中。正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



“诗歌是耕犁，它能将时间翻起来，让时间的深层、黑土层翻到上面来”。

在对诗歌创作的理解上，曼德尔施塔姆的认识有别于传统上的“作诗”，也不同于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做诗”。曼德尔施塔姆将建筑学原理引入诗歌，提出了一种可称之为“建造诗”的创作观。由于深受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的影响，他对诗歌创作乃至人生的意义都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建筑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奇迹，它耸立在大地之上，以自身的存在填充了原本虚无的空间，其价值和意义也在于此。从他的一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到诗人的这种信念：“石头，请你化作饰绦，/请你变成蛛网，/用你的细针去刺伤/苍天那空荡荡的胸脯。”（《我恨这种星光……》）在文化艺术领域，如同建筑师拿起石头进行建造一样，诗人使用语词“建造”诗歌，目的也是以自己的创造去填补空白。建筑师手中掂量着每块石头，将之用于建筑，不同形状、不同重量的石头经由建筑师的巧手而砌成一道道墙。石头之成为墙，必须彼此之间相互挤压，相互协调。就一座教堂而言，相对于普通的墙壁，高耸的拱门尤其让曼德尔施塔姆感到不可思议：拱顶上的石头巧妙地排列着，相互挤压着，形成一道美妙的弧形，悬在空中。在曼德尔施塔姆看来，除了特有的美感之外，拱门较之一般的墙壁还赋有另一种价值意义，即它以有限数量的石头“圈占”了最大限度的空间。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建筑师让石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让它们彼此相邻和挤压。按照这种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坚信：“为了道出语言中尚没有命名的东西（诗人要表达的正是这个），需要从已经存在的词中挤出所需要的意义，为此而将词推向它不期

而至的邻居。”对建筑之美的这种理解，主导着曼德尔施塔姆在诗歌创新方面的各种尝试。在创作诗歌时，曼德尔施塔姆力求促成不同语词之间的联系，他通过使用多义词、专有名词以及普通名词概念化等手段，增大每一个语词自身的“重量”，此外还扩大了词与词、意象与意象、相邻诗行之间的联想空间。《车站音乐会》一诗写于1921年，主题是钢铁世界与音乐精神之间的冲突。我们仅从其中的一个诗节，就不难看出曼德尔施塔姆让每一个意象或诗行表达了多么丰富的含义：“我走进车站的玻璃森林，/提琴的旋律渗进眼泪和慌张。/夜间的合唱那野性的开端，/腐烂的温床上玫瑰的芳香，/亲爱的暗影在玻璃天空下过夜，/它躲在游牧人群的中央。”（刘文飞译）在1930年完成的文论集《第四散文》中，诗人曾强调：“对于我来说，在面包圈中有价值的是那个洞孔。”面包圈的价值和拱门一样，都在于以有限的材料去克服空白，实现了对空间的“巧取豪夺”。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创作于1935年的一首诗，其中的每一行诗都似乎独立存在，可见诗行之间的跨度之大：“我应该活，尽管我死过两次，/而洪水已让这座城市失去理智：/它那么美，多么快乐，颧骨多么高，/犁铧下，肥沃的土层多么可爱，/四月耕耘中的草原多么安谧，/而天空，天空——你的布奥纳罗提……”在我们试图揭开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奥秘时，尤其是在研究其诗歌意象的特点时，需要意识到，他的系列革新主要是在诗歌内部展开的。就其诗歌意象的构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水墨画风格，每一笔下去都落脚于一个核心，但笔墨会浸染扩散开来，在核心的外围渲染而成一种光晕一样的东西，与相邻的“光晕”既保持着独立的姿态，又存在着相互交融的趋势和倾向。这正是曼德尔施塔姆之诗歌意象所独有的创新



与魅力。

1938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远东的一处劳改营中凄惨地死去，他那颗历经磨难而不曾改变的“童心”停止了跳动。或许有所预感，诗人在去世的前一年写下了《我在天空中迷了路，怎么办？》一诗（1937年3月）：“千万不要为我，我可不要/用多刺而舒适的桂枝将鬓角环绕，/最好将我的心撕成碎片/让它们变成蓝色声音的片段……/当我尽完义务，入梦长眠，/作为所有未亡人的生前好友，/我的声音将变得深沉而高远——/天际的回声会传入我冰冷的心间。”（智量译）令人欣慰的是，时至今日，他当年带着痴气讲出的那些真理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他的诗歌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他的声音正变得“深沉而高远”。

今年是曼德尔施塔姆诞辰125周年，写下此文，以志纪念。

最后，借此机会，就个人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认识或研究之经过做一小结。1995年，笔者第一次接触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笔者始终关注着国内外对他的介绍和研究，注意收集其不同版本的作品和相关的研究文献，同时也陆续撰写了一些探讨其创作特色的文章，刊发在《国外文学》《俄罗斯文艺》等杂志上。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开展，对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认识也不断加深。2009年以此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为我更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提供了便利和条件，并最终促成了眼前的这部书稿。

多年来，很多同仁和朋友一直帮我收集研究资料，分享对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兴趣和看法。对这些帮助和支持，心里一直充满感激。1995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韩世滋教授，硕士论文成为我接触和研究曼德尔施塔姆的起点，得到了韩

老师的悉心指导。1998年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著名翻译家、北大教授顾蕴璞先生担任主席，对我的论文作了很高的评价，并鼓励我将研究成果在《国外文学》上发表，这是我研究曼德尔施塔姆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后来的研究中，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王加兴教授、董晓教授，首都师大的刘文飞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郑体武教授，南京师大的汪介之教授等，都对我的研究提供了热心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郭沂纹副总编辑、张湑编辑，她们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的辛劳，她们的工作热情与严谨令人钦佩。

书稿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对于书中存在的问题，欢迎专家们不吝赐教。我的电子信箱：huxuexing68@163.com。

目 录

时间田埂上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自序)	胡学星(1)
导言	(1)
第一章 诗歌创新的语境	(17)
第一节 现代主义思潮	(17)
第二节 俄国象征派衰落	(22)
第三节 阿克梅派兴起	(27)
第四节 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曼德尔施塔姆	(39)
第二章 “词与文化”: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作观	(60)
第一节 曼德尔施塔姆的文学统一观	(60)
第二节 曼德尔施塔姆对诗歌用词的理解	(81)
第三节 曼德尔施塔姆对文化创新的理解	(91)
第三章 “词与文化”: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作实践	(103)
第一节 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一致性	(103)

第二节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用词变化	(110)
第三节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意象变化	(142)
第四节	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结构变化	(171)
第五节	社会现实与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	(192)
结语	(208)
参考文献	(212)

导 言

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1891—1938）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是阿克梅派的发起人之一。著有诗集《石头》《哀歌》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亚美尼亚游记》《第四散文》以及文论集《词与文化》等。曼德尔施塔姆所理解的阿克梅派“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因此较之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他更加注重研究语言和文化史，其创作观和诗作在白银时代可谓独树一帜，被誉为阿克梅派的“第一小提琴手”（阿赫玛托娃语），别雷则称他是“所有诗人中最诗人化的一位”^①。1987年俄国诗人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比自己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涅尔列尔指出，“毋庸置疑，曼德尔施塔姆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作品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公民诗歌，都依然忠实于普希金和丘特切夫的创作传

^① 张建华、王宗琥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